

月令纂言

月令纂言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 朱可亭軾校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 古之王者
順陰陽運行之序 每月行事各有不同 古制不存
無可考證 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
氏春秋 採摭古制間雜秦法以為前十二篇之首
章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掇呂
氏十二紀之首章合為一篇名曰月令 然先儒謂
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
或在其前入戴記中則自融始也 陳浩曰呂氏春

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陳氏曰：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

日在營室，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軒轅中。

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為中日月會于營室參
尾昏旦見于南可知為建寅之月也疏曰月令昏
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
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
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
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
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唐月令曰正月之節

澄按月令所記日躔中星蓋呂不韋時如此前此後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歷及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空大概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歷比之月令度數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能知之陳氏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本用事故月日屬甲乙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為陽而

日者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為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陳氏曰春于四時屬木日之所係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孔氏曰大皞句芒二人生時木旺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

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
以白朮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
禮類皆如是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
來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陳皓曰大皞木德之君白朮木官之臣聖神繼天
之極生有功德于民故後王于春祀之四時之帝
與神皆此義

其蟲鱗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

之有蟻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蟻故春則其蟲蟻兼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保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虫毛元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虫介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三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有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
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
應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八寸凡
律空圓九分益春氣晉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
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從其祀戶皆總主三
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

風解來相連必在於此處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密
正月之氣者由氣成以[○]其音氣相湏故律角同處
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之管又計大簇管
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鐘名曰大簇之鐘律立於前
鍾生於後蔡氏以為大簇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
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鐘非也陳氏曰陰陽之氣距
地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則
散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迺氣之應也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孔
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
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
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
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
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舉成數者
全木水火以成數為物也

其味酸其臭羶

鄭曰木之臭味也孔曰通於臭者謂之臭在口者

諱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擅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戶皆先設席於奥祀戶之禮而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撤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戶喏如祭宗廟之儀孔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

以祭爾所以春位者脾者牲立南首肺景立前而
當夏腎最立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
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
却而當心故中央立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
主肝此直據體之立職而當春夏秋冬之位是五
行所立五臟物不無自益春之月其自甲乙天
市始克先奉天然繼立帝立帝_佐言佐言佐氣
惟剝鬼出之別物有形可是然後音聲可聞故陳
音有音無長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

故陳酸鹽之屬群品已著五行為用於人無儀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次也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陳氏曰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主戶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東風解凍蟻始振魚上冰鯉祭魚鴻雁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啟蟄立陟負冰漢始六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鯉

將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方氏曰：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益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矣。故墊土路，振魚上冰孔。孔氏曰：漢始以鶉始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歷，時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今歷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半。三統歷三月節，穀雨清明中，餘皆同。季冬雁北鄉，據其徙南跡，故正月未至中國，故云鴻雁來。陳氏曰：此記寅日之候，來自南

而北也振動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旛衣青衣服
倉玉食參與羊其翫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
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
言寒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駕凡所服玉
謂冠冕之飾及所佩者之銜璜也參寶有享甲屬
木羊火畜也時為寒食之以安性也堅蔬者剝錠
之名物當首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周制

周禮朝祀戎獮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焉。異陳
皓曰春物皆育土而出故器之利錢者便文理纏
疏直而通達也。孔氏曰參皆有孚甲屬木春秀節
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倉屬水稷
五穀之長屬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令
其與雜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
方之穀與東方之糧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得
向寒不有其害故食者方之穀糧也冬氣極寒故
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者方之糧項氏曰

麥自苗至實皆直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糞自
種至實皆立夏時故夏三月食糞與鵝糞等受土
氣於中央之月食糞与羊皆土類之春烹受水氣
故冬三月令秦與糞皆水類也孟秋嘗穫仲秋嘗
麻季秋嘗稻獨食大与麻者石鼓皆歲得取其中
氣者食之也春羊夏鵝與周禮春官奉糞夏官奉
羊相反者猶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
君木王之時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大故
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而食糞者是物之所生

也以酸木言也秋金至之時而食麻冬冰至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殺而黍大殺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火土則食稷與牛秋食大麥食蔬是時物之類以稷主穀牛土言大金為疏水言也所生者所以相繼而勝者所以相生同數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並藏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著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也秋主剝削故其器廉以深蓋剝削深

則和也。未主受藏故其器闔以覆蓋。闔則受而則
藏也。中央土其器圓以閭者。圓者物由是而用。旋
閭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出入于土者也。登
接所食殺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宋明就是故
薰有之馬氏曰。王者鄉聘而法故謂其章曰明。古
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光堂
又繫焉大廟左右介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祀
中失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正朔祀以金路賓以
赤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因而此曰春東寫路

夏乘朱轡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元路則非
吉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
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
春駕金就夏駕赤騎中央駕黃騎秋駕白露冬駕
鐵驛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春天大旂春
春大赤春秋夏大白象秋大麾春秋以立旂序而載
馬其道車則載旃其遊車則載旂而此曰春載青
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春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
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纓冕王以

袁饗史公饗射以鷺祀四望山川以彘祭社稷立
祀以婦孝小祀以元六服異章而元衣僅裳也而
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
非古也古者天子之五服則太圭執則傾圭佩之
衡綖繩繩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珠皆五采也而夫
曰春服倉蒼夏服赤色中央服黃至秋服白至冬
服玄至則紀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梁脾
夏以犬膏春肺秋以雞膏春肝冬以羊膏春心而
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谷宜櫻大宜墨而此曰春食

麥與羊。夏食蕷與鵠。中央食稷。西牛。秋食麻與大
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
方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
既省方矣。何可易哉。而世曰。春疏外達。夏為以粗。
中央圓以闊。秋虛以深。冬闊以發。則非古也。古者
周人以夏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稽尊谷放其色。
豈後儒因是而漫衍而為此說乎。或曰。古不章得。
以是始作在制而不克用。亦竟先重所以順四時。
而奉天者。蓋有道矣。郭子於草。禱若服之。即得

大戴禮記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

少卿三十步七十二尺爲中庭上

四下方

周礼考工匠人貞元氏世空心人坐
屋外人明堂度九尺之筵者坐

太廟中太室

皆明堂兩側

大東西九筵廣八尺南北六丈

天子祭九

深六步人堂每一筵高九尺五等

天子祭九

有正堂三行九室二筵每三三

天子祭九

九室應八丈二尺

陳縡曰青陽左介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
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明堂與太廟大寢制同北

偏者近姑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明堂說曰論
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
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摶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摶章左个
西之北即北之西為摶章右个北之中為之堂大
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
北為元堂左个中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

方取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之壇之右个青陽
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搢章左个搢章
右个乃之壇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
廟大室則每室十八日天子居正歎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此恐無也較按明堂九室制如井田
心中一室為太廟太室東南西北四中室為青陽
明堂搢章元首太廟供謂太廟者以奉神於是也
其四隅四室為左右个介也以副於中室側
也者陽之右又為明堂之左又為文壇之右餘

做此正中太室夏立土王時居之四時仲夏居田
方中室四隅四室一年兩月居之益春所居之青
陽左个而季冬所居之元堂右个東西南北各力
其向先儒所論大率如此又吳文正謂此記所為
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四時所
居五廟不同札經別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
英居之處月个所祀或是取此陳氏謂王大寢一
立前小寢五立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
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

西南冬居西北土至之月居中此說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擇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倉帝於東郊之毛也王居明堂位曰出十

五里迎歲周近郊五十里嘗謂顯賜有功德者朝
大寢門外孔氏曰立春為正月節有立十二月之
時立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
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
事具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用注五時迎氣皆
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奉注簡省故
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
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立
本色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

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立路
寢二是沾朝在北宮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實賜
公卿大夫宜立沾車之朝故也三是外朝立席門
之外東門之內大約衆庶聽斬罪人處此之賞
公房諸侯大夫孟夏云連及行賞罰諸侯慶賜遂
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元事恤孤寡四
時所賞不同者度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乍深
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
廣欵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

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特
順陽氣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特順陰義故
以刑為主爾此制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
喜爾陳子曰迎春東郊登大皞內也之後做振之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
不當

鄭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
葉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正也天子曰毛

民遵猶遠也。言休者得者皆得也者無非其人。方
氏曰德令廢惠出乎岩林。祿布和行施以牛及故
特令相也。德者多宜利故曰本令貴者事奉故曰
和廢則必致困故曰行惠則必有興故曰施廢賜
者行廢而賜之也。廢在礼賜主物首言行廢則禮
而已此言廢賜又過於物也。母者不帝則又惡失
安子以備費焉。法與孟夏皆言廢賜運行而秋冬
則不言者賜以春及秋也。弑采德布者令：行以
德和諧也。行而過宜使民各以其所所謂布政優

優不競不縱也度賜遂行者不使膏也而不下究
無有不者若厚薄多寡各以其宜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氏曰此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運退度數
方氏曰立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
存乎書故以是命大史日稽星以進退月應日以
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即竟與所言曆名
日月星辰也宿言宿於此離言諸於彼日月星辰

之宿離有定數不可窮、則司天者之過矣。邵氏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皆止而經歷。詩云：「月離于畢。」大史歷候日月星辰所留以經歷，每令差備也。胡氏曰：宿謂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其居宿，其固約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固至。」陸氏曰：「蔡邕云：宿者，日可立，宿者，月所聚宿。」其固至。陸氏追退度數，當指勘考校。若推步不明，其歷失所，遲疾不依其度，追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研鑽，常以遼遠，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澄曰：宿

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而麗其辰何星之
第幾度擇算不可差貨母令失其所擇次之經紀
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算歷之法而
不改变也陳旡曰宿猶止也離猶行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來耜播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犧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而後耕。元辰郊後
吉辰也。未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
與御者之間。人君之車必俠勇士。衣甲居右而參
乘。備非常也。介甲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
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待也。
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
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陰陽武法正
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亥。故用天倉也。至耕一昔公
三、御九、大夫二十七乘。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

執爵於大寢耕微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按上迎春
行賞於路寢門外公朝此耕藉勞羣臣於路寢者
爵賞公事典衆共之故在公朝燕勞私禮主於羣
心故在路寢澣曰參保介謂卑右也參謂參來保
謂護衛介謂甲士也摺末摺於參保介及御者二
人之間而曰參保介之御真互文猶書立政言有
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也載兼參保介之
御間御侍也與下皆御之御同謂參來摺於參來
甲士所侍之處也又呂氏春秋參掌立于宮上謂

楷未耜參鑄手保介之間更覺玄裁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令四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立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布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立上而其氣降下地立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
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為本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
木萌發生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甚達可耕之
候也農書云土上冒據陳根可耕耕者急者曰謂

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令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上有徑道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田市既傍以下說可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淳直謂封疆徑道也。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盡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盡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

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立乾坤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春，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天地隔塞，十月天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太陽退盡也。春氣既和，王令羣官分布核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全國之東郊，以命其東，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疆界域，都々職事也。術道聲相近，造廣深二尺，徑容牛馬。

田畯舍於郊全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當以田之
徑路及溝洫田事既飭心又先定準直平謂平均
直謂繩墨計雖有界限徑途有潤種皆先平均心
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丘平而為陵
謂之陵闊而不平者為坂水之所行者為險廣而
平者為原下而澗者為隰非特修則不然蓋其
利雖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
林之宜泉川澤之宜膏是矣丘陵所殖者所殖之
土也若秦之利高燥於之利下澗是矣既曰土又

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
徒言五地而文言十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土地
所宜五教所施使農官惟而教道焉自審所行之
謂躬興被有事之謂親顏曰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少地職莫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心之
謂直田事既修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用
不惑也

是月也令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

動容也鄭謂為仲春特釋菜據文王世子云釋菜
不舞則釋菜不為舞也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太
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
事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陳氏曰周古大胥
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合舞立至世子以秋冬
學明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春大合吹孟夏習
合禮赤仲夏修樂器蓋秦制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
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腐毋卵毋聚大衆毋置

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與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每用牲為傷
妊生之類禁止伐木或德在木也自覆巢至腐卵
為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焉古農之始骨枯曰
骼周虧曰胔掩埋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
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柴唯此月不用為傷妊
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牲禁謂禁
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不在山中或在禁
障之處十月許入林取正月則禁止之蓋國家隨

時所湏以為財用者雖非冬月上得取之母覆巢
至母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殺戒也胎
謂在腹中未出大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
鳥腐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湏荐獻上得
取之皆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並
言爾方氏曰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
之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無以是為言者蓋天地
宗廟之祭非春之來嘗用牲故也上言祭典下言
命祀而互相備案以伐木烹以法言止以事言也

孩蟲言出參威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母覆
巢胎天齋卵凡殊所生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
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母聚大眾母置
城郭為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胷則推其所愛於其
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兵戎相敵今敵不
稱兵兵端不可與我
而閭兵戎既起我亦
不可不應上舉言不
稱兵此由言兵奇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或為害不利主人則
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祀陽絕地理

屢特不我始耳

謂易則柔之宜亂人紀謂仁天時而舉義事也孔
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
或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姑我謂主人也主
人既不先起兵繼來伐我不可不應天而道地
云理人亦紀互辭也方氏曰稱兵舉兵也曰兵又
曰戎者兵以黑言戎以赤言道有常也故曰母變
理可通也故曰母絕紀欲定也故曰母亂弑集變
道絕理亂紀俱就舉兵言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垂落固時有春秋

令則其民大疫。姦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冰潦為敗。雪霜大勢貴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己之氣乘之也。草木蕃華，生日促也。國有恐，以火龍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囚鳳為疾。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哉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首種為禍。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三時益月之氣乘之也。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周為益仲季氣情相遙也。如其不和，則遙相乘入，雨時不時，謂雨少。

不得應時已來秉寅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已為
火寅為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炎俾訛言以火相
恐動而七月建申陰氣始散散氣未宣故人多大
疫寅為風申為雨雨相衝破風體逆故為風雨
被逆故為暴雨陸氏曰草木早落以長春之早故
形落亦果德至同時也藜莠蓬蒿秋草也並興皆
生也不入非不孰也孰而不入澄曰亥屬水亥氣
乘陰故水滌為敗雪霜冬主藏陰摯与至同冬陰
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復最先種春寒傷其種

故不収成入謂収成而入於食也

仲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施始
舉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元
鳥亞稚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日在奎，參
孤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達卯之辰也。日在與
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
五度，春升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

中春分日在壬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
旦年十六度中无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
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
十度中旦年四度中餘月昏星中星皆舉二十八
宿此弧中達星中猶非三才八宿者由弧星近井
達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年有五十六度其度寬
不知的故舉蠡星達星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昏
在營室昏東井中既箕中平建卯位之初二月中
氣自在奎昏東井中既南斗中平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夷鶡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夷鶡者事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夷鶡之
律應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鶡化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鶡黃也孔氏曰漢初以
雨水為二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方氏曰自上
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凜之則晦而為嘵東風解

之則散而為雨孟春東風既解凍氣仲春于是始
雨水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矣澄按清
云鶴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春烟之時也又云春
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春將釐之時也陸氏曰鶴
始華始辟之也鷹化為鵠陽氣蒸變含章使驚者
鶴仁懷之著者也鷹好殺而擊以秋風好食而出
以復皆陰類也鶴鷹皆陰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
仲春則鷹化為鶴季春則田鼠化為鵠蓋陰為陽
所化物理如是爾孔子而名之者知求神而能以

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亥戌者陰之極也。故
秋則衆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雜入大水為蜃。蓋陽
為陰所化。物理九決。草為則生之類也。譽則明之
類也。春夏則高草為榮。蓋鄰之明極於此故也。是
皆化而已。于鷹風言化。于高草曾無則直言為以
武。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鷹。風之為草。因形
移易而已。故言化。高草則植物也。榮則動物也。曾
雜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
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

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來鶩路駕倉龍載青旛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困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養存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日
用甲者減也困圉所以業守繫者桎梏械也肆謂
死刑暴尸也掠謂撻治人皆順陽寬也馬氏曰植

物始生為萌。漫長為牙。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
植物欲其無殘廢故曰安。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
養。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絕故曰存。孔氏曰后
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自龍配社之人。又為
后土之官。郊特牲云。祀社用甲。用日之始。君誥成
年社于新邑。乃用寅者。周公嘗營洛邑。非常祭也。
因牢也。圆止也。所以正出入。罪人所舍皆狱。周
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圜。漢曰若盧。
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

得更有所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設則
埋之，葬其陳。韓愈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
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
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放暴
尸乎？

是月也，元鳥至。亞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嫔御乃禮天子所御。帝以弓韁授以弓矢。
于高禖之前。

元鳥燕也。蓋以施生時，來巢人室，守而孚乳，等娶

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
娥簡卷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
鳥變媒言祿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嫔有
世婦有士御獨云九嫔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太祝酌酒飲于高祿
之庭以神惠顧之也帝以弓韁接以弓矢象男之
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帝以弓韁禮之祿下其子必
得天材方氏曰九嫔御者九嫔與九御也御即女
御每九人則屬一嫔故謂之九御言九嫔則包九

御言九御則色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望而縣弧以旌禍則弓衣也帶以弓韁示其有能受之省也接以弓矢予之以所象之祥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雷蟻蟲感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咎

鄭氏曰蟻聲蟻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

入為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雖應而諱孟春動乎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實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虫叢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之傳啟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王葆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可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憚惕齷齪或至

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那性情必不能其父母必有灾也澄曰先嘗謂於雷赤鼓聲之前而振辟以令使民咸知雷之將發聲也心立於敬則雖號聞咸震不至失常蓋不戒慎于前使心有所主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警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驚一時怖畏或發胎亂神氣害于產乳因而喪生者有之故曰凶災鄭注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盖如此孔疏雖善乃君子敬身之道或

非奉文之意故今明之載案不備當從孔說謂所生之子形體性情不備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釣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升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禹令斛也稱條曰權概平升斛者僅曰鉤上謂鉤平之也非三十斤為鉤之鉤因角有正四字共一義角以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立合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寡

機謁術

者有立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鉛兩
斤鉛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量重
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兩者先總言其器權新
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衡者量之用唯度說不析
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衡為之用者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修毋作大畜以
妨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曰執虫放戶耕者少間而休門
戶也用木曰閭用竹簾曰扇畢皆以凡廟前曰

廟職曰寢大事兵役之屬孔武曰廟主前是接神
之處寢主後衣冠所載之處廟制有東西廟有序
寢制唯室而已馬武曰耕者少舍乃修閭病止故
其南之塞閭其戶之墐堵而已寢廟卑備則以其
所以養人者夢神也方武曰方春東作之時不可
以久妨故以少進言焉大事非若閨竊之小事則
於農事有所妨矣故制之牧母禮曰國廟人所居
也寢廟神所居也倚國廟而寢之也寢廟卑備不
敢勤於人而勞於神也旱情者每一不周究之謂

然耕者皆庶人不啻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間而資其力以革其客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役者易亦不知其奈官制焉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流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言水曰陂穿也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泽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流之以調舉則可以盡之矣故謂陂池曰流毋竭川澤毋流陂池主植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存生物

天子乃鮮羔聞冰先薦於寢廟

鮮當作獻殺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立於陰而藏於西廬，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潤隆涵窯，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表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施弧棘杖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周之祿，率皆典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放之，公姑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泥定月令為呂不韋
作遂疑寢為陵寢
所謂自生荆棘者也

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卑賤者恆是得冰之
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陸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
焚薦寢廟蓋有寢者薦于寢無寢者薦于廟非謂
薦心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于陵則月令
所謂寢廟者畫廟牆之寢乎古者掌廟者守祧掌
寢者據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周官據僕止掌五
寢者二祧將迎免除其寢古者漸故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上自之丁、馬氏曰：釋菜用丁，蓋文明故也。鄭氏曰：宋氏、赤霄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者釋菜于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龍蛇虎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擊鼓與八音為度，合樂已，凡食也。孟春習舞，仲春又習舞，保以春陽既動，萬物生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仲習舞與大胥，春入學舍，兼合舞一也。孟春之至，仲春習焉，有之是春秋常所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昭樂。

并季春合宗廟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
亲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為季春將還而合膳之也更猶易也嘗祀
者古以蒸帛而已孔氏曰以季春將膳合牲社不
用殺其犧牲其庶祀之時以圭璧更易此犧牲非
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大祈釋小祀
累大祀則係常法太牢祀高祿是也澄曰言是月
有祈神之小祀不用犧牲不忌穀物故也嘗祀者

但用圭璧而已。上或更之皮幣，更者谓以之易犧牲也。而馬氏則曰：非古也。獻祭小祀不用犧牲，視所祀之重輕，重以圭璧，輕以布帛。故云奉制。孔古制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傷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為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百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星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旱，又為逼兵也。陽氣不勝，麦乃不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

掠陰嘉衆也國旱氣燥午之氣來之也蟲螟暑氣
所生為灾害也孔氏曰寒氣天灾也寇或人灾也
陽氣不勝天灾也麥不孰地灾也民相掠人灾也
大旱煖氣天灾也虫螟為害地灾也方氏曰多雨
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害故寒氣德至寇或來
征威全氣而往也凡此皆酉之氣來一、春以秋移
至夏乃移仲春則成矣而陽氣不勝故嘉乃不孰
也民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
氣來之行夏全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燠氣早來

蟲媒則蟻氣所生也。且誤食苦心，夏以感德在大
而心屬馬，則其為害上以類故，立夏仲冬之行春
令言也。仲夏之行春令言勝者以類焉。凡庚午
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
葉，後五日，田鼠化為鴟。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
萍始生。後五日，鳴鶲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
暦曰：虹始見之第三日，立夏前，凡十八日土至。

用事

日在胃星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梁而牛建辰之辰也孔氏曰元嘉歷三月節日立婁六度客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立胃九度唐月令曰三月之節日立婁客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三月中氣日立胃客張牛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鹽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姑洗者南昌之所生三才益一律長七寸
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田鼠化為鴟虹始見萍始生

陸氏曰桐木之後生者也稱之故曰始馬氏曰田
鼠化為鴟則陰物之惡者退乎陽而其性和也萍
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鄭氏曰審記時候
也蝶諺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氏曰鶯鶯
也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蓋雲
薄漏日日薄雨滴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証會

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太陽方得中則陰莫能
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
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
見以陰陽辨而藏春生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
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
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鷩路駕倉龍載青旛衣青衣服
含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遠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為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
友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為特蚕象
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五者備傾漏也
薦鋪進時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施色黃與桑同
色鞠衣黃色如鞠座多桑葉增生服蓋若於神坐
為春秋物也帝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鋪以鐘而
山大者為丘鋪小者為棘鋪口立傾下長臭倚無
端甲陳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比跡内外命婦而

奉若之于神告將服之以蚕也將耕祈穀于上帝
所以祈有秋將奉荐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馬
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華履危事其戒慎
主重宜如此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至尊所
乘不得不防其傾漏也覆反必至於五慎之至也
告舟備具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餚
者示親漁也先王之舉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以
致其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餚也

乃為參折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盛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辛辟
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向者早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帶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勿屈也生者甚而直者萌振猶赦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

之在內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寡
賴無曰乏不讀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賴無
謂之乏絕至者勸勉諸侯聘聞有名之士謂德行
貞純道術過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曰立位者也
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方氏曰由辰而前內
者非不出也出之精未卑用萌者非不達也達之
特未盡爾至于辰乃言卑也盡達焉有終謂之卑
矣。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收
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時故言不可以內

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叢金康所以勸育窮
振乏絕之絕未至于寡賴故子翁嘗曰賜則予之
也於之絕曰振則養之而已聞府庫所貯坐齋場
將以聘名士礼賢者也周天下以言博禮之廣古
者諸侯必歲貢士于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
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聞
之禮以待之有德不必于有實達时不以於同此
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始於是月矣天子布
德行惠至于貴金康聞府庫宜已澄曰天子既自

有所聘有所禮矣其賢士立諸保境內者又勸勉
諸侯聘禮之缺其所聘所禮周于天下而一毫所
遺也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
施惠而已李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
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但言施惠者詳
立於臣要立於主也

是月也令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牘樹行圃邑周
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澗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圃也邑也平野也溝澗與道路

皆不得不通可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孔氏曰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之時湏橋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事時雨慮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艱或遇澇則趋下之水反上騰而為安故命以豫脩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造達則道而達之使各

壅閭通則閭而通之使無窓均缺其母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凡此皆預備水灾之術也

田獵置罘罿卑騎候獸之禁毋出九門

鄭氏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一獸罟曰罟鳥罟曰罿小而柄長謂之罟醫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其必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阜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開門也孔氏曰罟所以掩兔以

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卑門以內雖是官
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即羅綢及毒藥
所施。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
得出出應門是也。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春夏之時，遠
近皆不得用。故云母出九門。陳氏曰：王城面各三
門，南北九經，東西九隸。若今東在門三經，總各一
門是已。母出九門，謂母出此門也。澄曰：東西南北
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
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特此

月始葉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葉畢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楂蓬篋后妃齊戒觀東鄉躬暴棄婦女母觀省
婦使以勸鑿事鑿事既登分蘭稱殊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母以桑柘愛鑿
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務也戴勝纖衽之鳥
是時恒在桑中鑿持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楂也皆
養譽異也后妃親耕暴示耕先天下也東鄉者鄉

釋鳥云鵠鷺戴鶩
此既鵠二字謨

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
詔后帥外內命婦始簪于北郊女外內子也夏
小心曰妻子始簪孰奉官事母觀去容飾也婦使
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敷柱簪者繁卑將課功以
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鷗鳩一名鶡鶡鷗九物反鷗
音嘲似山鵠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戴勝既鵠一
名戴鷆曲自閑而西謂之薄植縣簪薄柱也自閑
而西謂之旌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王
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內宗是也方氏曰山虞

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虞以致曲而織曰曲以取宜
而立曰植蓬席之粗者筐品之方者皆繁具省婦
使者不烦以他役欲一意於蠶事蠶事既登興年
穀不登之登同義事卑而登比年之數也分苟所
以使之繢稱絲所以使之織効其功之多寡以共
郊廟之服毋有敢惜斂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
也量謂物善惡之蓄法也幹署之本也凡幹幹有
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經治其事之時
工師則監之日號全之咸以二事恃猶逆也時考
萬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体之屬百
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深巧謂偽飾不如
法舊謂動之使生脊奉也孔武曰五庫者金錢為
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
牘膠骨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蓄法肯審

察之器之材模總謂之幹周禮弓人析幹止謂弓
幹與此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休氣
序毋得悖逆于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
舊常無得作法道巧妙以萬物立上使生奢泰之
心也方氏曰五庫之重百工所治之材也以其材
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其金鐵
之類皆不離于五材也先儒別而為五物失工固
有所過乎巧則為淫以其淫故足萬物立上此興益
冬皆言毋或作萬物所以萬物立者此則因其作

而戒之禮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平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此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於擇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北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鄭氏累騰皆乘正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羸者其牝欲避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立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避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羸牝馬消逕未用者則不放之既避祀於牧之後高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犊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高產入時知

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
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
立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
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高農之地然周官牧
司之掌牧通淫乃立中春鄭謂秦地寒涼萬物後
動理或然也陸氏曰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
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
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卑棧亦豈可少
哉賦率遊則皆遊止言牝者從其重也畜產孳生

所重在母故言牝先于牡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卑春氣

鄭氏曰此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少害將及人
命方相氏帥百練索室政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
于四方之神所以卑止其灾也王居明堂禮曰季
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敵陰也以
狂夫為之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惡故也裂牲謂
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欲除惡之出也凡此
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卑春氣此之難者

陰惡之生子春也仲秋又難。陰惡之作于秋也
季冬又難。陰惡之作于冬也初夏不難則以陽
氣之盛時陰惡不能作故也。澄曰難者聚衆散劇
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
之寒氣此尤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
由之而不如也。陸氏曰古國則九門不立郊之外
而矣。

李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羸國有大恐行夏
令則民多疾癘時而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妄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有生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束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林不收高者暵于熱也沈陰淫雨成之氣乘之也淫霧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寒氣時蒸天灾也草木皆肅地灾也國有大恐人灾也寒氣乘未水欲乘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灾也時雨不降天灾也山林不收地灾也

述陳法雨並天灾也。兵革人灾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凝時氣，草木皆死。則寒氣之可畏故也。國有大忌，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亥陽之氣殺乎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也。天多沈霾，則威少陽之氣故也。陽為弱而陰為雨，故淫雨早隣，兵革並起，則全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

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蝼蟬鳴。繼五日，蚯蚓出。繼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繼五日，靡草死。繼五日，小暑至。

日在卑，參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四月初日在卑十二度，艮轉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參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

嘉歷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
度中四月中日在卑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
度中唐月金曰四月之節日立昴昏翼中曉牽牛
中斗達己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卑昏軫中曉酒
女中斗達己位之中

其日丙丁

雨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王用事故
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庖民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鈞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
有羽者屬火

其音徵

鄭氏曰三少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大者
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

數最少為極清微數次少為微清

律中中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益
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六舉其成此
其味苦其臭氣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東面設主于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先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撤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唯云祭黍或無稷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蟠螭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蟬蛙也王瓜草擎也方氏
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
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也
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螻蟬鳴則陰而伏
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驥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
合屬木難木畜時熟食之尤以安性也粗猶大也

器高大者象物威長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駢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力所為染必色深至與駒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模旂雖人功所為染之而不湏色深故六云赤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賡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于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

而言封諸侯諸侯或不在京師者空其文也古者
於禘也葬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葬秋
政順陰義也今者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
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孔氏曰諸
侯或無在京師容有立者故得封也或諸侯身雖
不在遙封之應氏曰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
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
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祭俊遂賢良舉長大

養壯佼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習合禮樂為將飲酌大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此助長氣也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澄按養壯佼三字舊本在仲夏章其器高以粗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大之下今從之桀俊賢良尚其才德也長大壯佼尚其贊力也孔氏曰桀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精是贊助之義或赤仕沈滯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遂之長大謂長大之人

舉謂用之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養之以
盛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
司馬政官命之取人蓋將以爲政也王制言司馬
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則必有爵以
取其貴有祿以取其富故能之以行爵出祿爵必
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遷長增高毋有壟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鄭氏曰長高謂草木盛蕃庶也起土功發大衆為

妨農蠶之東壠墮伐大樹為逆時氣也孔氏曰三
者當勸民長養繼續長養之道勸民種植增益高
大之物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
長之者天地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增高者人
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欲其長則勿壠欲其高則
勿墮起土功皆大眾伐大樹則壠墮之也載築長
高謂隄防已于季春脩利矣至此又繼之增之毋
使墮墮也

是月也天子始緝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曰締涼而可以禦暑乘溫
而可以禦寒孟夏暑之始也故始締孟冬寒之始
也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
命農勉作急趨于農孔氏曰五鄙為鄙五鄙為縣
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
屬徑有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為傷蕃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之也若秋捕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方氏曰以彘嘗麦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麦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

勝木也季秋以大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蘊喜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蔬宣其喜也嘗殺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

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立孟夏以繁庶之時所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驛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

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盡獨成
於夏，故是月言盡秋至。蓋於時為夏，於度為秋也。
刑主國，言眾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
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
所施設也。陸氏曰：靡草死，春秋晉而後斷薄刑，決
小罪，亦因時順氣。薄刑謂不應五刑其刑薄麗
于立罰之類。鄭氏曰：聚蒿百草，蓄庶之時，喜氣盛
也。靡草舊說云：齊茅厯之屬。蔡絛曰：草，义則墨謂
立秋後也。刑名輕于墨者，今以絕陽之月，斷刑決

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鑿事卑后妃獻蕡乃收蕡稅以率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蕡者內命婦獻蕡于后妃收蕡稅者收外命婦之稅外命婦雖就公桑繫室而舊其夫亦嘗有祭服以助祭牧以近郊之稅蕡貴賤長幼如一典固服周孔氏曰后妃獻蕡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蕡非后妃獻于王也肇義曰世婦率鬻奉蕡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蕡也

內命婦既獻黹乃收外命婦之賦稅故稅之時以受奉多少為之均齊奉多則賦多奉少則賦少謂公卿大夫之妻賦謂士之妻長幼謂婦長幼按鼎府云凡貯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此出黹無間貴賤長少齊同如一皆十一而稅與國服之意同其受奉則貴賤異貴者奉多賤者奉少計黹多少為十一之稅所稅以共給天子郊廟之服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奉而奉養則卷當悉輸于公所以唯稅其黹餘得自入

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薦得自入以供造也胡氏曰舊云后妃獻薦則獻于王矣鄭以夫人不獻薦故云后妃不獻而以此為后妃受內命婦獻而非也按天子尊于后非舅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婦獻薦于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薦于天子則后妃自獻矣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酌之言醇也謂重醕之酒也春酒至此始

成與羣臣以禮舉飲之于朝以尊卑也孟冬云大
飲蒸此言用禮樂正其文孔氏曰酌者近相酬醴
厚故為醇也飲酌于朝者左傳云朝以師長幼之
序易漢書酌及春秋見于嘗酌皆云立廟祭而獻
酌與此別也方氏曰孟夏之飲酌以春作之事卑
而燕衆也凡燕衆必用禮樂于此特言之者以用
之於是為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而數矣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具城郭行春令則蝗蟲

為灾暴風未格秀草不審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色小城曰保草木早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灾者寅月有啟蟄之氣行于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空也秀草不審氣更生之不得威也孔氏曰昔兩數乘天灾五穀不滋地安四鄙入保人安草木早枯地安犧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灾二旬只

一東煌堯為穴秀草不實地空暴風東捲天灾也
方氏曰陰氣所居故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為人
之所苦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
無至于苦則適以傷之故不溢鄙邑之立外若保
城之立內者人自外入內多致氣也感而殺之氣
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主故也煌堯
物之未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時也故行春全則虫
之為灾特殘其末而已善於方為東方生風故
暴風東捲秀草不實則以感於東故也

仲夏之月

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鳴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春分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寅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辰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

度中元嘉歷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春有十度中旦
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感氐五度中旦
室五度中唐月令曰五月之節日在參辰角中曉
光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春亢中
曉晉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轍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鼴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
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鼴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螂生鵠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螂蟬靖母也鵠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均記時候也孔氏曰伯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鵠幽地晚物候從其義反舌者春鳴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南為少故於此言小暑螳螂鵠皆陰類也故感凝陰而生感凝陰而鳴馬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譖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凝陰而無聲馬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惡作螳螂生則惡之

見乎形者也。賜始鳴則憲之聞乎聲者也。反舌無
聲，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驥，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堂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鞞鞶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調竽笙匏簧，飭鐘磬柷敔。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
器物。習其事之言。淮南子：匏作箎。孔氏曰：韜或為

鼙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鼙者當
鼓一神祀之屬以革条作鞬鞬也鞬助鼓節鼓廊
也張皮胃之其中空廊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綱
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圓寸併漆之有
底管如蓬而小併兩面吹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
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
皇舞之屬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簾以竹為之長
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或云八
孔或云簾七空簧者竽笙之名氣鼓之而為簫鐘

大鐘謂之鑄磬以玉石為之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斂謂之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半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者曲傷者擊頓器物方氏曰倍之使治飭之使正均之使平調之使和執之以待用。韜鞬鼓之與鐘磬柷斂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瑟瑟管簫竽笙匏簧其聲文而襍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無辨執之以待用可也。馬氏曰：韜鞬鼓革也。庖奏鼓者韜也。應磬者磬也。鍾金也。磬石也。琴瑟者丝也。柷斂木也。管簫竽笙匏簧

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簧植於楨等笙植
簧於轂。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成而常舉。舉以百源。能興雲雨者也。
衆水始所出者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吁嗟求
雨之祭也。雩壇為壇南郊之旁。自昭辟至柷敔皆
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恭勺龍后稷之類也。雩之正考以田農孔氏曰。

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為雩將為雩祭故先
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也旱暵
則舞雩是用歌舞止雩則非唯歌舞並有餘樂也
百辟卿士身為百辟又為王朝鄉士者陳氏曰禮
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祿而後爵榮郊
而祿三堂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殺敬文
也鄙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廟宮吾人將
有事于阿必先有事于恩池是也二者禮節殊其
可以為尊尊者則一月全仲夏為民祈祀山川百

源然猶大雩帝此謠教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
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方氏曰此言大雩帝
後言大饗帝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于仲
夏者以陰生于午而物成之始也報必于春秋者
以陽生于戌而歲功之終也雩不皆于帝唯雩于
帝為大雩饗不皆于帝唯饗于帝為大饗百辟即
諸侯也鄉士即六鄉也百辟鄉士生有益于民者
死土能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祐報實也季春
之祈實為益而已蓋此又利害則所祈者衆矣故

以教誥之天子之雩及于上帝百辟之雩以於百
辟鄉士於百辟鄉士言祈穀嘗則雩帝之所祐又
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辟鄉士有
功烈于民而立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民祈
穀實者庶坤不臻也

農乃登泰是月也天子乃以雞嘗泰羞以含桃先薦
寔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雞也而云嘗泰不以牲主穀
也春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孔氏曰泰是火

穀於夏時與雜同薦之春非新成直取舊春孟秋
農乃登穀社云春櫻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按
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差含桃者以嶺果先
成熟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六時薦方氏曰
雖蓋雄也以呂氏春秋見之謂之雄者雄以蘋為
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蕷美耳於配葬之食則曰
蘋者日之所食者常時之所嘗者也櫻受含
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母艾藍以染母燒瓦母暴奉門間母闔闢市母

索捉重囚益其食

鄭氏曰母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母燒
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大之減者為灰
母皋布不以陰功于大陽之事門閭閨市順陽敷
微不難物捉猶寬也孔氏曰種藍初必素生此月
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
字為閭閻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
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犯重囚益其食
連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馬氏曰母閭利宜也母

母索不情察以窮民隱也蓋董囚之食不以其罪
廢不忍人之政也方氏曰布陰功之所成也暴謂
舉之于日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布矣戴崇闡
亦有崇秦人苛政也

游牝別羣則繁勝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姪之欲止也繁勝駒為其牡
氣有餘相歸舊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庶人閭
曰掌十有二閭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號政駒孔
氏曰天子十有二閭諸侯六閭大夫四閭每閭馬

有二十一十六疋方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趨馬之
簡其節至馬之治其疾校人之擣其屬度人之掌
其閑以壹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
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孔氏曰此月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
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

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
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
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頭露又不蹠動恐干陰
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
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尤為凝陰始動不可動於
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皆清靜止息之事所
以立身中晏陰之所成就鄭氏曰爭者陽方盛
陰欲起也少猶半也掩猶陰翳也蹠猶動也赫謂
赤也進御見也薄薄味母敵和為其氣異此時傷

人也節者欲空心氣壯陰扶精不可散也母刑謂
罪罰之事不可以闇晏安也應氏曰晏陰安靜之
陰也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火子以陰陽
方少故宜謹誠居內退聽以待其空仲冬不言母
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並聲色
者欲全視聽之專也母或進者方辟緩之時慮搖
其精也齊戒之時苟厚滋味數五味而和之則或
昏情其志意也嗜欲叢動皆主于心節之所以宜
心氣靜事母刑不欲動而有為也刑雖陰事無用

刑則動而有為矣故晏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
陽進始而為晏陰代終而為晏故曰晏陰陽始以
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
義周澄曰君子謂直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齊
戒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母躁躁又
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為不掩身之甚者也
止聲色薄滋味節者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
聲者悅耳而色美如燕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
幸母令或進也滋味謂有滋液調適而味美津如

必有草木之滋焉之滋薄之而不致祥毋令數和
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者欲德上二者而文
薰包其餘者欲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譽
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
考欲節者欲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
天地通而心為之帥心定則氣定能齊戒掩身毋
躁以定其心斯能定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
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謂立下者不但在上者當
掩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靜事謂無所作為也毋

鄭氏所據皆繪畫不
足以致經文朱子取
之是矣

刑罰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為不靜，事之
甚者也。晏爾非云柔也。凡肉而掩身外而靜，事皆
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
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鄭氏云：聲謂
柔也。易及衆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
士作赤五日。今公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
必掩身母孫之義。若以止衆言則拘矣。月令之說
固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止為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螢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葉草木董王蒸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鞠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鞠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為名董言木董以別于董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草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于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闈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

順陽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至之時南方火至之方於至之時而又用子至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撤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升特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鄭氏曰陽為雨陰起腫之巽為電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電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在昴畢為天獄主殺果實蚕成生日短也民殃大陵之氣乘為害也孔氏曰宦凍天灾暴兵人灾百螣地灾國饑人灾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灾民殃於疫人灾也又方氏曰行

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電凍傷殺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晚勝食苗葉春之蒸盛於末故蟲之為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又百勝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蒸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蒸則相薄而衆成疫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溫風

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
腐草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
曰鷹乃學習之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
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
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
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
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

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
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
奎十二度中唐月令曰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
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
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
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眚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言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

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未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床下順時而蟄也陰漫長故驚鳥學習搜搏也孔氏曰蟋蟀蛩也今促織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二陰既起鷹感陰起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螢夜乘賸下如火一名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蟄蟲之鳥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軾

案溫風始至至極也。晝也無以復加也。呂覽溫作涼。

天子居明堂右个采朱路駕赤驥載赤旆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與器高以翫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鼋命澤人納材革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殷人賦云：秋獻。龜魚。龜人又云：貳。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

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
尊之也鼈言取羞物賤也鼈度又不可以置鼓材
葦之屬此時柔軟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四者皆
水族故命漁師葦荻之小者其材可隣以為薄坐
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全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

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治園養犧牲之鳥
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使民艾鳥養牲以
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不虛取也孔氏曰周禮有
山廩澤廩林衡川衡之官秩卑出于山林鄭云百
縣鄉遂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
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薦肉外諸
侯也此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澄按百縣
自是秦制凡屬秦地皆命為縣不可依周制有鄉
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

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
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
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繡黻文章必以法越集或差貸
黑黃蒼赤莫不質惠母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為旗章此別責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以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
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氏
曰染采集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藻臙故
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溫染帛為宜是奉法
也周則與夏侈浸治染德元之色至秋乃德染五
色樂人云夏練元秋染夏走也云黼黻文章云黑
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者周禮司掌九旗是也章
識者周禮事名獮官府掌其事州里掌其名家掌
其號是也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
采藍以為青采沙川為朱故謂之采衣服旌旗者
者從陰賊者從殺也故言等陰非有餘猶非不足

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
龍袞諸侯韻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
若五達大常諸侯達旗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
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
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練元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
各有所主也馬氏去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也昔
以為常而循于後者故也非其質為詐非其良為
德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母舉大事以搖養氣母發令而德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樹木母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缺隸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役以有為奪令而德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

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謹虛開張含象任範滋物
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于夏則衰于秋矣虞
人蓋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慮傷方虞之氣也
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
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春氣失據者振而萬
之之謂失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主春
故謂之春氣盡全而精謂預全之以事而使民有
所待也以神農精持功于秋蓄令而待則妨神農
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于明者

人也持農功而主之于此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
殺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
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有天殃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壤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
稼菜地先薙其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畜
于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糞田疇美
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矣互文耳土疆

弊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猶通被也周禮蕷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散暴之至六月令燒之故云燒蕷其時大雨行于所燒田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蕷故云行水也先蓋後燒又畜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于教田中草也日暴烟草田中之水一浸而沸如以熱湯潰之盡壅苗根言爛草真田可肥田也蘿蔓叢塊難耕之地終日止水灌之乃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涸則水勝火：淳焉陸氏曰蘿蔓壅果之蘿

張良隱張良者張
是不軟果是博聞
碑記現

土猶言土之不可化也。冀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猶謂難耕而其土疏屬也。載集土為火基故潤溽則不易土也。凡金石木革之物。久不濡潤矣。火氣帶水而為溽愈溽愈熱愈熱愈溽。此大雨所以時行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登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

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
物也邱隱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在奎為
溝漕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
于水也女災含妊之類敗也風寒互之氣乘之也
鷹隼早蟄得疾屬之氣也四鄙入保參鳥雀之走
竄也都邑之城曰保孔氏曰穀實鮮少墮落風多
故也地灾風劫天灾遷徙人灾邱隱水潦禾稼不
熟地灾叫水氣多也女災人灾亦為水傷含妊也
且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

寒天灾鷙集早驚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灾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也且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邱隰水潦以食生水也曰邱隰見高下皆禡其害故禾稼不熟也多壬癸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發寒故曰風寒異乎陰冬之無風而寒矣嘗暑而寒故曰不時鷙隼善擊必待秋鳥感疾屬之氣故早驚于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

風教變民言國：通于上若多疾，病多瘧疾多執
嘵多疥癬則言民為宜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立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

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
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
暑終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皆為土王用事號立雖
分王于四季而其位則在大金之間以其在一
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木配春火配夏金
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雖分寄而位
本在東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方氏曰木生火
火生土一生生金金生水水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
周人名黃帝于南部迎土氣于季夏六以是用歷

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此時也

其日戊己

戊己者土干也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日屬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

其蟲保

保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
火金水也故以蟲之保者配土孔氏曰大戴記云
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
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
之長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
若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官聲調

律中黃鐘之宮

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鐘候氣之管也本位在子主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鐘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賀陽云黃鐘是十一月管何緣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鐘律名此由於義不通故曰可削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憲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築穴是以名室為霤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内心肺肝各一他均如祀

戶之禮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
累土為之謂之複言於地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
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複陶穴
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後世間牖象中雷
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矣因名室為中
雷也參禮云浴于中雷飯于牖下明中雷不開牖
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雷所祭
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雷開牖象雷故設主
于廟賓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

祀戶註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
嚮也澄按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
肝也此先心者謂先心次肺次肝也秋先肝者謂
先肝次肺次心也冬先腎者謂先腎次脾又再祭
脾也春先脾者謂先脾次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
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剋取其義者皆鑿惟
曰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孔疏已
載于春祭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
之肺最在上心次之六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

上部脾在中肝次之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臟皆在
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臟立下部四時之位則夏
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
夏至後日漸南夏赤比夏至之日稍下心之位象
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立赤
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
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
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驥載黃旛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闔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圓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閏讀如絃閏謂中寬象土含物澄曰鄭注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南堂總章為西堂之堂為北堂者陽之北偏為左个南偏為右个蓋以東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个西偏為右个蓋以南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个北偏為右个蓋以西而言也

元堂之西偏為左个東偏為右个蓋以北面吉也
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
而易其名東室春居之而東嚮則以此室之右个
為左个南室之左个為右个夏居南室南嚮則以
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
西嚮則以南室之右為左个北室之左為右个冬
居北室而北嚮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个東室之左
為右个澄竊意大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
黼扆四時皆南面嚮明而治每得一月各居一室

明堂之制古無明徵
存其說焉可也大約
天子聽政朝會之所
即可謂之明堂取其
嚮明而治云尔自公
王帶有明堂之說
遂後各後世紛伝
之論

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寒冬寒之時而北面
尤不可居又南外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
之所諸儒所說各殊均于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
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
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舉他文惟天
子有五小寢是蓋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
其名異故使人惑也禮書曰王大寢一在前小寢
立在後大寢聽政小寢避息五小寢一居中四居
四角春東北夏東南秋西南冬西北土至時居中

蓋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盡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日在翼，參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七月節日立張十八度，參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立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

中元嘉曆七月節日立張五度參箕二度中旦胃
二度中七月中日立翼十度星斗三度中旦昴七
度中唐月令曰七月之節日在張星尾中曉委中
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旦日立張參箕中曉昂中
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二日金至用事故
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蒼叔少皞之子曰該為金官其轂毛

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才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歎然和則商教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立夏則夷則之律應

其數九

鄭氏曰產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上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空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信也祭先肝者秋

為陰中於歲立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至方氏曰涼來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寒則生秋露則殺白為寒之正故也易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正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

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雀不仁也猶祭祭後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駒載白旛衣白不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葬廉以潔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陽戎路兵車也荆
如周革輶而飾之以面白白馬黑鬚曰駒麻實有文
理屬音犬音畜也疑烹以潔孝童傷害物入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立秋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執於西郊還及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文曰謁告也迎執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屯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橫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屬兵則器無不利於用無信簡之則無

所不釋據之則無所不熟覽簡練選屬之矣苟非
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立乎有助
之人也任有功矣而置疑戒於其間則失者必不
盡其謀然者必不盡其次故任之欲其專也凡此
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
慢詰以問其罪諫以戒其人所諫諫者暴慢則好
惡公而明矣設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
下之所顧而無違矣故曰順禮達方鄭氏曰征之
言正也詰謂窮治之間其罪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禁因圉具檣檻葉止毒慎罪
邪務轉執奇理驅除察創視斬害斯濟獄訟必歸平
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方氏曰脩則治其據鑿則善其事具則完其罷法
制古之所有也故曰脩因圉禁人之地於此有事
焉故曰撫檣檻葉人之罷也撫而具蓋為乎心故
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撫所以慰之執所以拘之
於仲尼則有圉圉玄檣檻於孟秋則撫圉圉具檣
檻先王奉時之道可見矣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

者以情法刑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務
務博執寡又命辟傷察創視抄焉其心仁矣讞言
無傷顯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
端平也有罪咎篤臧則不及於惠事斷刑服則美
救輕犯秋者往之路死者往之終故於孟秋言天
地始肅陽道帝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帝乏之則
不足而編人若實輔相天地故曰不可以羸鄭武
子順秋生政尚嚴也理沾獄官也有虞九曰士夏
曰大理周曰大司憲創之淺者曰傷弱猶政也前

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陸氏曰。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背絕曰斷。傷筋之而已。創折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絆後害也。澄曰。姦未盡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允。情全也。邪已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陸天以視折審斷為句。僂於虧創斷即至創所謂斷者也。傷之甚者為創。察則加詳於瞻。折之甚者為斷。審則加詳於視。命有司。至務博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爱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然有罪嚴。

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杖所斂者有罪之人未
幸及无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
杜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生也則仁之中
有義焉大槩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
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社者天地之立始嚴急
故順天者尤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羸有緩急
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春稷之屬於是踏穀方氏曰穀謂稷也以

稷務於岐故農乃登焉於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孟秋之稻皆穀也心以數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稼稷之宜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孔氏曰揚仲秋云以大孝麻今不云惟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堵牧欽完墻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至收斂物也八月宿立卑卑好為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壞牆垣補城郭

春秋收斂物當歲也方氏曰秋主收斂人之奉天
則有收藏之事聚土而壅之之謂壘。林土而壅之
之謂塞。凡此所以備水潦也胡氏曰坏土塊墊虫
坏户亦謂以土增蓋其穴澄謂陞防有闢壞塞則
曰壘或填實其虛塞則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
謹謂常用心察視務而戒備也人之居內有宮室
外有牆垣又分石城郭為人之障蔽皆當脩之坏
之福也。謂或整治其舊增益其新者天地之閭塞
也。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四邑此其月也而葬封諸侯
割地失其義孔氏曰鄭注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
其義則母立大官母行大使母出大幣而得禮以
其牧歛之月故也方氏曰割地謂益以地使者使
於四方故言行都以藏於府庫而入及以予人故
言出凡此皆紀牧歛之事故言母以之之其曰大
吉大使大幣則小者言或可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殺戎兵乃來行東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立殺其實行夏令則國多
大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東之氣乘之也介蟲敗殺介甲
也甲虫屬冬敗殺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乘營害之
氣為害也十月宿立營害主武事其國乃旱寅之
至乘之也雲雨以風降也陽氣復還立殺其實能
生而不能成也國多大灾已之氣乘之也瘧疾寒
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盛天灾介蟲敗殺稻蟹不

稻也地灾或兵乃東人灾也其國乃旱陽曰氣運
遲天灾五數等實地灾也國多大灾寡熱不節天
灾民多瘧疾人灾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
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或兵乃東太以陰大勝而主
數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
也自夏徂秋則陽枯而陰來以其早故陽氣復還
也萬物數革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生後運始五
數等實也火至於南玄故行夏令則國多大灾火
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

極生寒陰陽之理皆也民多疎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瘧也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鳴鴈北徙。是歸傳萬物東流五日，元音至國。五日，蓐收斂羞，秋子之日，雷鳴收聲。後五日，蟬蟲壞戶，故亞日水始涸。日立，南辰章斗中，旦皆鶴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牽牛，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立，轉十二度，參斗二十六度，中

去日一百六度旦升二度中八月中日立角十度
辰女三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升二十一度中元
嘉慶八月節日立翼十七度辰斗十四度中星卑
十六度中八月中日立乾十五度辰斗二十四度
昧旦井九度戊辰月全日八月之節日立翼辰南
斗中晚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亥日在乾
南斗中晚東升中斗建酉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嘉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臊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南呂者大簇之所生至分去一律長五寸
三方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登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

升高白鳥費解方
吳三歲俱通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庶風也元鳥燕也歸謂
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蓋謂所含
山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
白鳥閼飼也其謂之鳥者童其養者已有翼謂亨
泰也者不言食也二者文吳季子母良亦閼飼是
孔氏曰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

所見序異也。丹島以白鳥為珍禽，蓋重文而崇之物。
不書余之輩去而謂鳥也。方氏曰：禽者，閭鷗之称。
當更而閭亦更用，故其風謂之育風，又謂之閭閻。
以此尤名歸者，蓋以陽中始歸以陰中也。蓋謂所
蓋之食奉之所以稱奉藏也。陳氏曰：奉鳥，蓋秋興
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奉養。如蠶鵠鶴鷗屬鶴
全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表仲秋行而物以賜羣
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果乃
登熟，亦以人物為一候也。鳥祭鳥於孟秋之第四

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二候不上可矣澄按產
鳥養羞義缺方說道是蓋養羞猶詩言蓄租春謂
不食而儲蓄之也葢多於此月積蓄其所藏之食
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素戒路駕白馬載白旛衣白衣
白馬食麻與大其器慮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酒堂大室也

是月也奉東老授几杖行席而飲食

鄭氏曰助老恭也行稱賜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

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奉老之具方氏曰行偏
行之也几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
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体糜粥以養其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又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谓畫也祭服
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宦服凡此
為寒益晝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
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具備也飭正

也。文繡有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六皆有
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戰伐田獵
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
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
衣用幾幅，袂用幾幅，家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
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士衣二尺二寸，帶六尺，裳及
踝，每襍土之類量，即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
祭服免言制度矣。故此发言量，祐其故，即易祭服
之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麻冠帶不隨人

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刑度量而但言有
常者其法一必有恤猶其故而不可改矣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
及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也孔氏曰枉謂違法
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意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
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斬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
申刑有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
必曰百擣成數言之典不里百事同義斬者必殺

殺者不必斬斬殺必首慮及無幸也。於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輕則立上者不重杖則立下者不中使斬殺不宥則以輕杖故也。先至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杖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灾之矣。

是月也乃命宰視循行犧牲視全具。乘芻。春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以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掌上帝其課。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牧也。宰視大牢

大祝。掌祭祀之官也。奉牛羊曰芻。火豕曰燔。五者謂所祝也。所芻者。所燔也。所祭也。所量者。此皆得其正。則上帝樂之。帝樂而無神不樂矣。孔氏曰。絕色曰犧。仲尼曰。食草曰燔。食穀曰燔。皆芻行之也。燔。火祝也。肥羌。瘠瘦之物。色辟。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骍。陰祀用黝。宜祀者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燔。五方。亦異其色。是此也。大肆配東。火用青。是燔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前東宗廟之牛。

角抵之屬也。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按所察
所量所視。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擇芻豢言
惟肥瘠於春物也。言必以類，各條上事言之。澄曰：
一則全具，二則肥瘠，三則比類，四則大小，五則長
短。行之指之察之量之視之，而五者皆中度，是謂
備當。五者之目，陸氏說是。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猶雜陽氣也。陽暑至此不寒，害六將及
人。至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盡陳氣，禦止

疾疫。孔氏曰：秋時涼氣新至，去陽之陳氣也。澄
曰：難以消去殘暑，煥轉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
於民間也。鮑氏曰：孟夏云圖報謂天子諸侯有國
為旌以報陽氣，唯天子滑稽諸侯以下不自難也。
以大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之。

是日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曰：為民將入物畜藏之，穿竇穿者入地，囷曰竇。
方曰：窖，王居明堂禮白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曰：

時毅將至母罹其灾澤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
之穿甕窖備用倉以藏物以方氏曰凡此皆斂歲
之事故於建爾閭戶之日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高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蓋
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冬則物既成
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或有旨蓄大以
御冬不特菜而已晉曰既言粉葛菜又言多積聚
言菜之外必物皆當種聚而蓄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稼行罪無疑。

鄭氏曰。麦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
穀至夏盡絕。故年秋穀夏時未登。是莫絕也。夏時
人民耕舍閑延。是其乏也。蓋乃夏時而熟。是接古
絕續其乏。春種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
故也。方氏曰。蓋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年利之也。
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督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蟬始壞丘。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立地牛動肉物也
坏益也蟄虫盡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周語曰辰
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之天
根見九月亦也此有八月中氣雨未至而水竭非
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
十一月一陽初生漢卦用亥索下坤上震為動坤
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始戶謂穴也蟄蟲以土
增益穴之四季使通明盡稍小所以終者陰氣得

至時氣尚溫、稍湧出入、故保之稍小、十日寒甚、乃聞之也。方氏曰：保戶與保垣墻之保同義。數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實物、至此皆酷也。沒言水之浸日加盜也。陽氣自東者、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

日夜和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刃。

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仲考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鈞而已。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肉實故謂之石。澄曰：度量據衡總言之下，二句承言之鈞

在五權中之二斗而五權中之二也平之心之商
之皆用之也

是日也易聞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聞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
匱乏也遂猶成己大事謂興亡幼合諸乘奉兵車
也春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故日暮城郭春秋放田
獵是以於牛馬上戒焉孔氏曰因市之義輕其賦

稅不為筭礙是易閩市也閩市既易則商旅自來
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收便利民人之事四方
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盡貨賄既為則庫財不匱
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廢其事無逆天之大
數必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苦
妄為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之行而從人者旅之
易閩市所以東方旅東商旅故貨財可得而納也
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
便故曰以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東聚遠鄉

逃而立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備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益僥倖之總名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達其志之所欲為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生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逆大數數之所運為時時之所從易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數而妄為也舉事如法四時所同於當開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於庚申戒之獻祭薄賦稅

以集商商集而賦自充此大豐盈者之故智也若
至凶乱而不征法而不辱。何有於是。大数谓陰陽
消長盈虚之数。为運而為時。時各不同。故曰類。母
遂。則慎而因矣。以語庶幾。道行立。不幸。棄牛上
不。通微。感微貴之術已。革。

仲秋行春全。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全。則其國乃旱。勢蟲不藏。五穀蕩生。行冬全。則風災
數起。牧雷先行。草木垂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卽之氣乘之也。卽宿立房心。心

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惡以大沈相薦
也。國旱至不墮穀復生。年之氣乘之也。風災殺
子之氣乘之也。此風殺物。數雷先行。先猶童也。冬
至閏草木早死。寒氣盛也。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灾
即大火之氣是種陽。故雨不降。草木生榮地灾。國
乃有惡人灾也。仲秋至仲春火氣但秋生能起害
本。及仲秋雨水又起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沈傷
言種相應。其國乃旱天灾。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
空也。風灾致秋收當先行天灾。草木早死地灾也。

方氏曰國乃有悲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數復生，盛陽作之。火風灾。教秋九以時動殺之。雷以陽中音聲，陸中坎聲。故雷先行愆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鴈來。宵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庚子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庚五日草木黃落。庚五日蟄蟲咸俯。陸曰：菊有黃花之第三日，立冬前凡十八

日土至用事

日在房氐虛中旦柳中

鄭玄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歲之辰也孔氏曰
三統曆九月節日立氐五度氐亥二度中去日九
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立房五度氐亥三
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
日立元一度氐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
中日在氐二度氐亥十二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庚
月令九月之節日立角氐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

歲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昴宿中中院柳中斗
建歲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亮毛其音高律中
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曰無射夾鐘之所生三矢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弓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合則
無射之律應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鵠有黃華對乃祭歎殷
鄭曰皆記時候也未賓言其客止亦去也大水海

也戰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為鯀禽獻
上至文禽獻初得皆殺而祭之後目者殺而不祭
也陸氏曰東賓言其寫中國女主賓六夷華以黃
為美祭宜獻以大者祭之方氏曰施葉於仲春桐
華于季夏皆不言有指於蕡言之者以萬物皆華
於陽蕡蕡華於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
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蕡言其
色而曰賞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曰應陰之盛心
對乃祭歎然禽者祭獻於天所以戮禽而食於

戲曰禽凡可捕而獲者皆斂之於鑿曰歎所祭者
唯可狩而獲者尚以其物大也某仲秋言鳴雁來
東而系有以也東而賓則居停矣注謂賓止最尊
天子居德章右介乘戎馬駕白駒載白旃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大其器慮以深

鄭氏曰德章右介西堂北倚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莫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精聚也孔氏

曰十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与賤無有一人不務
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閑藏也物皆收斂時又
閑藏無以有宣露坐敷其間以達和氣陸氏曰命
百官傷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詳言之方氏曰歸
命未嘗小差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
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之內以會之則存乎秋
不先會於秋則冬矣所藏也孟子言不可以內孟
秋言無不務內孟子言者倉廩孟秋言無有宣坐
皆所以順陰陽之理棄會順也季秋天地閑藏故

順時令而內物

乃命冢宰農事備牧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秋數必飭

鄭氏曰備猶蓄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
帝藉所耕千畝之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
委也。祔上敬也。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也。
藉備之備民力所活之田也。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於此神倉之中嘗數而復數必使飭。方氏曰仲
秋言趨民收穫。往猶未備也。孟氏貽言備收於後

五穀之要可舉七要謂多少之總數指司會之月
安舉一將以制國用也詩云十月暮稻而此孟秋
言備收者地官有早晚也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
冢宰而甸師之掌耕稼王藉又據於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曰寒而膠漆一作不堅好也方曰雨露生物霜
成物盖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
人冕六有成物之功天地既成人功莫可不休乎
孟子之言工咸理蓋創始之情孟冬言工師效功

蓋歲終之時將效功於蓋冬則休之於孟秋宜矣
於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蓋引人冬析薪宋
莫醴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上其大政於商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臺灣民力不堪其勞入室

鄭曰總指根卒之方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
成寒總名也故曰寒氣總臺灣以寒氣之盛則民力
或有所不堪勝故命皆入室詩曰入此室廡書之
厥民與謂是矣於寒氣者冬之財入室者冬之物
此言於春秋者上先期而命之然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鄭曰入學習吹為得聲帝之喜夏重舞秋冬重禮是月也大饗帝掌犧牲告備於天子

大饗帝者以周禮之之祀上帝于明堂以文王配也。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舞二祭所用犧牲當考期告備於天子方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則以物咸可考之尤所重故也。帝如此則大饗可知仲秋祝金具孟此乃告備於周之嘗以仲秋而此卦孟月北緯故時之中歲取時之盛

合諸侯制百縣為東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大夫受此法焉。合諸侯制六室。其國家官室車旛衣服禮儀之諸條。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董賦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隸於魯。魏孔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令下隸為東歲受朔日。

之政會并授諸侯所稅於民雖重之法貴職之故
諸侯謂畿方國百縣謂鄉遂鄭注孟文者言諸侯
六受朝日百縣六舍制以稅於民者是積貲本國
貢賦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並事之辭其空
耗輕重入貢多少皆以玄京遠近之差土庶所宜
之物為部度年有所私共之況給如廂章亦具百
縣等物矣固有所偏私不如惟制也陸氏曰諸侯
分以百縣內六分言合用言制方氏曰今言自用
以合分合而同之也制言自上制下制而裁之也

諸侯有君道焉內外之辨而已故曰食萬縣食乎
臣乃布上下三別無自制禁也而言之易一也必
全制其事也若倚乘歲變朝日之政令之於國者
之者接達之一政之輕重上法諸侯可取乎下者
也貴職一數所供乎上者之所貴一物者方職叔
謂之貴職惟所以空數者所以威法上者陰不言
數互相稽之以遠近之长所宜器度以或以遠近
所宜之布器度或以上地所宜之物為度之矣因
實男服者采物術限者財物之數而王氏謂以詳

責近以瞻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祀以私於已也曆曰今諸
侯是一而制百縣是一而旧誰以令諸侯制者向
者或按全國也古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之制而所
合之法和百縣歸奏所統之縣也春秋合制以候
東歲受朝領之也又抑月令所記者夏時考不韋
猶改建正朔建寅始易法素領朝將寅月合制於
戊月者預君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數於田獵以習五戎

鄙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
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孔曰故周禮司兵者五
兵誰云戈殳戰矛矛事矛又云步卒五兵是步矛
而有弓矢所以步卒五兵弓矢一也矢去丈二尺
二也矛去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
丈六尽五兵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皆
步矛雖小施於步而弓矢亦素不設於車故兵車
射人素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
繼之以習之成與改革之方因田獵而選車徒同焉

田糧所以給和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號莫甚於
和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高所欲而智高尤先至
之深意也

班馬政令僕及七騎咸駕載旌旗授革以級攀援於
屏兮司徒括朴兮而擣之

鄭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以按人職曰
凡軍事物馬而領之僕或僕及御夫也七騎謂趙
馬主者諸省駕說者既駕之又為之戴旌旗曰馬
體仲秋教治兵以杯旅之陳裨橫物之用至戴大

前議氣

竇諸侯載旂軍吏載旌師都載幢鄉士載旛郊野
載旒百古載旛是上給等次也。憩正列也。設陳六
屏所向之地門分主賓也。司徒揚朴摺崇以軍法
此孔曰雖馬政者班布尔馬主政矣。既旣旣旣馬政乃
命戎僕御夫及七驥等皆以馬載車又載旌旗次
畢。授旛七戎主車以其等卑等級正至行列設於
軍門屏之分立西面以急行陣於是司徒立兩行
之間北面擧之。七驥者天子馬有六種種有駒
則六駒也。又有總主三人并上駒者七載旌旛者

協周禮司常之日月者希交龍為旂通多方權謀
弗易物鑿角為柱多草為模龜蛇為旄全以為旌
斬羽為松及國之大閭樞司馬班模物至建大帝
諸侯建折翼仰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模州里
邑旗縣都建旄道車載旄旛車載旄旛仲冬大閭
所建諸旗鄭淮引司馬職是仲秋旣兵實之軍之
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引徒職云施十二教八曰
以摶蓋恤刑民不怠司徒主摶今曰牒出車上社
所織之地而擇朴朴而誓之

天子乃屬飾執弓操矢以臘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鄭曰屬飾謂戎服尚威武之命主祠以所殺禽祀
四方之神孔氏曰屬飾謂嚴厲之飾戎服章弁服
之以秋冬之因故弁服素裹羽冠弁服主祠與
祭祀者禽獸之通名張光命主祠祭禽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曰伐木必因殺歲方氏曰黃者土之色萬物皆
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物既物反
於土矣伐薪者炭以禦冬寒也

蟄虫咸俯立內皆墐其户乃趁獄刑母每有罪奴祿
秩之不啻供奉之不宜者

鄭曰墐謂墐閭之辟穀氣殺氣已至有死者勿決
之祿秩之不啻恩所增加也供奉之不宜故所食
者糲糒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
之也孔氏曰俯垂頭也若月恒歲而墐戶蓋以月
死寒故垂頭猶不以隨陽氣陽氣精沈立下也又
墐其戶穴以而地上陰殺之氣盡夏陽氣寔施許
人至達時雖授人以處也祿而王恩私與之上所

權辟少秋陰氣急欽葉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
今患收停之也保養不直謂非常之醫不可自者

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荐饋廟

鄭氏曰稻熟熱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孰嗟行冬
令則凶多盜賊造竟不寧土地多裂行春令則暖風
來晉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東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

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道竟不寧土地亦裂之之氣
來之也桂陰為外宦元之季大寒之時地陰坼也
燭風來至民氣解情不之氣來之也巽者風原宿
立角一主兵不居東風行不休以心孔氏曰大壯
天安冬藏破敗地安武多羸嘵人安之多盜賊也
竟不寧人安土也多聚也安之燭風來至天安民
氣解情師與不居人安此方女曰水深堅曷立於
春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旱故冬藏破敗空
數家而氣塞則有耗氣行逆而君子怒則有毫端

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
疾也。盜賊皆盜，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道竟不寧。
土地少聚則為嚴寒之氣所折殺如吳中風而春
之氣暖故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氣暖知解緩寒則
縮柔以緩風亦緩故民氣能堵師與不若知以少
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閼塞而成冬。

日在尾，昏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曰：三統歷十月節，日立辰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立巽七度，昏

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轉五度中元嘉庚十月
節日立心二度春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日
日立尾十二度春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庚月
令十日節日立房春危中晚張中斗建亥位之初
十月中氣日立尾春危中晚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其日壬癸

壬癸水干也立冬後七十二日水互用事故其日
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岐黑精之岩水吉之臣吉秉著德立功者七顙頷
高陽氏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皆水吉
其生介

北方斗牛為牽牛星宿有毫氈之象是介出
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才方去一以生四數四十八屬紅者
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謂聲調

律中應鍾

應鐘始洗之所生三水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十孟夏氣至則應鐘之律應

其數六

水皆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六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水之臭味一氣益有差矣名為朽

其祀行祭先賢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廟之類之行立廟
門之西為鼓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

禮北面設主於轍上乃荆腎及脾者俎奠於主南
又設盤於俎旁祭用臂一牒焉其他皆以祀門禮
孔氏曰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轍廣五尺轍四尺常
祀行神之壇列於茅於國外祖道轍祭其壇隨路
所嚮而為度轍尺數同也祀畢乘車轍而遂行唯
車之一輪轍焉所以行者兩轍相去八尺今轍唯
廣五尺故行不兩轍俱轍立後面向故人北面設
之其立蓋以著芻裸於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雖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方氏曰
水即水也水以陽釋水以陰凝凜蓋地氣閒而陽
不蒸也孟冬者重陰之次也故水壯水始凍
馬氏曰惟火屬也蜃水屬水陽不勝陰而并與迷
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蓋是陽升陰降而布迺
故藏

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服駕輶轡戴元緺衣黑衣服
元正食春典廟其冠闕以淹
尤崇左午北首西傍也鐵驪色山鐵惡秀紓散屬

火寒時食之。上以安禮也。瓶冰焉。大器用而處多
物。簡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北也。死事。謂江國事死
者。某公某尹。人顏涿齊者也。聚冢其妻子。也有以
惠賄之。大功加賞。孔氏曰。不言諸侯。上為夏尚貢
文也。還還於郊。反於朝也。臣有善國事。死於其社

郊遷因殺氣盛而責其客後也。恤謂以財祿供給
之。公毋易人。見左僖公十一年頤湊葬見京十
三年及二十七年。

是月也今大史掌書籩占凶害卦吉凶

孔氏曰筭謂殺牲以巨牢筭其龜及筭。鄭氏曰筭
著也。用禮通人。上奉客也。謂達賓之月。心奉以
其歲首使大史奉通矣。與周安矣。方氏曰。物有筭則
秩作。以血厭其歲焉。蓋除筭之謂也。除筭謂之筭。
瑞指汚謂之汚也。通以卜而有志。筭以筭而有卦。

爻有孚惠心。卦有孚惠心。占龟筮卦。则吉凶可得而知矣。筮之。得以吉卦。必於歲首。其擇以知一歲之吉凶也。大史曰。吉士。故以克。巽。事。躬。之。澄曰。龟謂爻所折之。亦也。卦謂筮所歸之。卦也。既命大史。筮其吉凶。則以龟卜之。以笑笑之。而觀卜之所遇。若曰。筮之所值。有凶卦。于是推占。而。測。寫。其。卦。而。空。其。吉。凶。以。之。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何亮謂。汝欲莫以私恩。曲挠相者心。孔氏曰。是察

者諸言是正審察獄吏巧黨之事則立下犯而之
人獄吏亦能掩轍馬氏曰曲承曰巧私附曰黨攝
者自上施之若皆自旁取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既霜而冬裘具
故司馬以仲秋獻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
始服矣

命省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運閼塞而歲
冬

使有司勸閭藏之氣門戶可閭閻之臍牖可塞塞
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辟而各正
其位矣冬日主天為北極以各正其位故天地
不逆閭塞玄門之閭六之塞以莫不逆極閭塞也
命有司謹蓋藏令司徒脩行積聚毋省不斂據城郭
戒門閭脩健屋旗營斧固封疆脩途竟完要塞謹閭
渠塞候徑

謹蓋藏謂齊庫固倉廩藏物之積聚謂易木薪蒸
之類紙蓋也健壯閭牧也斧籥搏健器也因封疆

謂使有司脩其溝柵及蕙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道
城要害處也。集，移也。緩往，禽獸之道也。孔氏曰。
城郭須守固，故言深門閭，備數非常。故云戒鍵閭。
或有破壞，故云脩。營，禽不為易采也。故云慎。封疆，理
當，險阻，始之國。直，先防盜賊。始，云備。要塞，宜守固。
故云完闢，果禁禦。益紀，約云謹。緩往，小缺疏。故
湏塞皆隨事戒約。故祖禹不問。鄭注健壯同狀者。
凡裸形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羣禽獸狀牡者。
皆畜與健同別文。物无健同之類，起云搏健鬼。此

物以鍵為之似非氣之管籥播於鍵內以搏取其
鍵也按摺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
皆是鍵之伴類仍凡鍵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柱
樹兩木穿上端為孔用者謂將扇闊開以內孔中
鑿曰鍵閭二字何氏說曰管身鍵之狀籥々鍵
之狀都註誤以鍵閭者誤了此狀邊別擇首籥者
持鍵危孔疏太淺其誤是以徒費辭而為令不明
此蓋因天地間塞或冬始命禹曾以謹蓋歲又命
司徒以欽繕革又自杞城邦至塞築徑九步皆傾

天地閏塞之時而為凶閏塞之事也。陸氏曰：「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備健闘而資糧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道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閭具而橫徑不塞，無益也。

飭卷紀辨衣裳，審指標之首厚疊五摺；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上閏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禁飲禁早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索繁歛多少及指標厚薄，具立表大記。」鄉塾大小擇都注家

人云漢律列墓墳高四尺，闢內塗以下各有等差。又言墳等之墳高四尺，益同。一士判外事文，方氏曰：五整墳墓別名大小冢，家人所謂以尊者益封之度是也。起嘗以土塋之，故言塋。漢曰：筋喪紀總下三者，衣素棺槨，五整其目，之高半之度，為五整之大小。舊厚之度，即棺槨之舊厚，即整大則高，小則卑，又高卑舊厚皆是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夫貴者崇賤而著之等級也。自蓋藏，積石及下九事，并錦表紀一章凡十二章，皆為順天時之簡。

塞而吉載舉聲方從占覽作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若淫勿以薄上心必功效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有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嘗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革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所成果以祭器為主按此以驗被也道和諸身而主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未有參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按三者缺其制之

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若不敵以
其私惡，同於其所尊敵，設陳聲器而不及益，必度
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久邇勤惰者
有程功，殖其功之益，其用功毫可不慎也。此無不可
過，則滛巧，克並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烝

十月舉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
正選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
禮，郊國以鄉飲酒禮代之，蓋謂有難歸為禮也。堂

正職曰國宗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氏而飲酒于
序以臣萬位之謂少特也詩云十月維遏勿亟斯
猶曰執羔羊踰彼之堂攝禮兕觴萬壽羊彌是傾
大飲之詩孔氏曰燕許也非比牲醴於俎之上故
云大飲烝疇是天子之禮也風螭檻公室乃諸侯
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疇改大飲攝禮
者有房烝半體之俎羣童必飲酒雖祭而因肴共
設宣十六年左傳云王樂有仲尼宴有叔孫公嘗
樂卿者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荐者鼎

君子可以宴赤飲酒矣

天子乃祈秉年于天宗大刺初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祭之

此周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刺大殺
犧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犧所歸禽祭也五祀門戶
中雷電行之或言祈年或言大刺或言臘五祀勞
農以休憲之竟正庶民飲酒而高位是也孔氏曰
豚犧以理粢和禽獸以祭先祖廟祀此謂出田犧
以取禽祀也考大閭之犧也方氏曰祈秉年所謂

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初來年以陽生
於正故謂建子一月為末年之大農於三時之務
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乎故蓋謂是
矣然秦益冬新來年可無口號可紀如附期建亥
之令也方氏以正月為末年未免牽強

天子乃命將帥諸武曹射御自力

鄭氏曰若仲冬將大閏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矜最
備馬匹順陰義也夫之特陰極矣謗武以屬其
歲望射御以考其義角力以觀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咸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立水牧其稅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漁師即周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也仲叔言行罪無疑其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取怨之罪大

孟冬行春令則凜閑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

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閑不審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多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已之氣乘之也立夏吳用事吳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孔氏曰凍閑不審地氣上泄民流亡人寒已暴風不寒天灾蟄蟲出地灾也雪霜不時天灾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灾也方氏曰蓋春東風鮮凍此行春令則凍閑不審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

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雨東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蓋冬非隆冬，故言方。夫出以陰而摯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降，寒氣遲也。小無時起，金氣勝也。土始侵削，摯歛之所致也。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鵠旦。

不嘗以五日席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
姤繩繩五日棗角解後五日冰泉動
日在斗歲東辟中旦軫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化氏曰
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各辟五度宋去日八
十四度日角三度半冬至日立半初度春分十度
中去日八十一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大雪日立
箕十度春氏九度中日軫八度中冬至日立斗十
四度春立半八度中旦角七度中庚月令曰十一

月之節日立箕春營室中燒軫中斗建子位之初
十一月中氣日立南斗春東壘中燒角中斗建子
之中

其日士發其帝顙頏其神元冥其轂介其音昭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禋祭先賢

黃鐘者律之次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鐘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鶲旦不鳴虎始交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鶲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方氏曰前言冰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

董此言地始訴凜甚而土相訴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鶠旦夜鳴則陰類鳴而眾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吊陰物而文之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元堂大廟乘元路駕鹹驥載元旂衣黑衣服元面食素與漏其哭闋以奄

鄭氏曰元堂大廟北堂大室

飭死事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

必有死志。方氏曰：飭死事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
閭故歟乎？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春秋淮南子
時制訓：唐月令益集。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
以圃而閭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疫，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閭藏。
孔氏曰：土功之事，毋日典作，毋得昇叢掩蓋之物。
孟冬之謹，蓋歲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氣閭藏，蓋

起土功昇蓋藏、蓋屋室起大眾昇泄陽氣諸虫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東有司此時堅固沟閘藏之事勿令昇動。若有昇動令地氣沮洳，則是發微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凡但熱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遁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考候萬物充實不貴動也。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也。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洳，所以戒之者，蓋則物不能其藏，蓋室屋則人不得

其盛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亦
戒之所以固而閭也、而者、以有司之辭、蓋運閭之
時、以示人者在乎天、謹閭之象以奉天者在乎人、
故以命有司焉、閭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
皆天地之房矣、馬氏曰、房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
自內漸外為沮、自下達上為洳、害義方威而蔽其
所閭、則溫必乘之、故諸孽類死、民必疾疫、又隨以
喪、澄曰、水生下而湿润及上、謂之沮洳、水生內而
浸淫達外、謂之汨漏、氣者、藏入而反者生、水之

沮洳泄漏故曰沮洳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閨省婦事毋得滛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暨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製出入及昇閨之屬重閨外內閨也者婦事所以靜陰穎也淫謂以工廢協貴戚謂姑婢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弑幸祝祐也黃氏曰周官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為上官正官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為下而又統于冢宰凡

嫡御閨室之屬皆生所統非若後世苟用庶賢而
大臣不得與。閨宮禁事也陳氏以庵尹者卷人
之長非是。

乃命大茴林稻必齊麴莫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薰用六物大茴鹽之母有差算
鄭氏曰酒孰曰茴大茴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
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清也熾煥也火齊惟
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算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
者種稻而灌不趨至春而省酒孔氏曰是月始為

春酒先須沽擇秫稻使齊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
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其煑漬米麴曲之時必
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
莫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孰得中与物
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大齊六
用此六事作酒大旨監督之無使有差參資爰也
十月穫稻于此月浸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
非春始釀澄曰秫說文云稭之黏者搘稻粱之黏
者皆謂之秫惟黍全黏自應名秫稻既別出則此

穀家蓋被秦檻果三粒齊謂齊同米粧完祀穀一
如一也。趨菜以及時達者為美。故曰必精。湛謂漬
米。餳謂炊米漬米以水淋沃之。主盡米應取水清
不湍為度。炊之時不可令鐵。惡重樣之。故膳城
皆言少潔。詩云。者燭為膳。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既
熟。則以趨菜与飯和令一盡。以水滷之。其水亦清
冽。之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礪泉者而泉者。而
酒冽。故曰水泉必者。盛之湏固陶長木器之類。幼
不蓄陶器者。故曰陶器必良。既和令膳立陶器

之中湧暖氣溫奉之以待其成就。煖氣通盛則傷於熱而敗，煖氣衰弱則傷於寒而敗。自始醞至成熟，晝夜溫奉如燄大荼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皆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貴得溫奉，輕重之宜，故曰火齊矣。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湖澤卉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順其德，感之情，舉之也。馬氏曰：盛德立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四海者，眾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

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
柏濟源自汎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
水泉者汲取之多寡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
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穫精聚者馬牛畜歟有放供者取
之不誥

鄭氏曰此收飲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
惧其主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

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務收飲物也。大澤曰穀，草木之實為蔬食。孔氏曰水種曰澤，水希曰穀。今言大澤曰穀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穀。蔬食為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棲栗之屬。穀澤蔬食，葵菜之屬。澄曰：東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雖皆人力所欲得之，良難。今者農隙而取野中所生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特用力而得之者，姑貪使虞人赦之道也。以採取草木之實，犧以飛走之物，則農所

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多諸生萬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止聲色禁者怒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萬謂物動將萌芽
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脩以微陽
方生陰未退德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
之澄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無躁也仲夏之
者欲葉色與味二者無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

絕之也。盡絕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母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葉故云薄者。不令厚焉。而不令厚故許得聊略和調但相熟最詳和調則不可。故云母熟和致。相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小口全薄。色能戕體。戒之宜重。味能養生。戒之差輕也。安形性即空心氣。事欲靜。即百舌靜事也。身欲寧。此不擾於肉。安形性以上皆過身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待陰陽。

之所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定。晏陰之所成。者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閏之也。馬氏曰。陽伏而陰為自若。故多凡事者。未定。故以夏為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為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少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莫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言陰之來。不適於陽。者極而已。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韁也。水泉動。

潤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此謂立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究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解角從陽退之象。鷹氏曰：芸荔挺俱者，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林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

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違忤者也。天地閏歲而萬物休，可以罷去之。方氏曰設官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陰虛，是日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去之，所以應天地之皆也。

塗闕延門間築囷，此以助天地之間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澄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闊處，人

所由以出入者也。延謂門之內外間曠虛無室廬
之地也。塗者謂卷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各家
寢廟之門闊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謂延填以
空實其門之罅隙。因圓四面有垣牆。棟者築之。此
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為孽。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鄭氏曰：國早午之氣乘之也。氣寄者霧露之氣也。

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半屬寒天時雨汁瓜瓠
不成酉之氣乘之也百宿直虛卑一經雨雨汁者
水雪降下也百宿直虛危內有丘孤誰出為敗當
撫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也病
瘡之病孚甲象也孔氏曰國旱氣霧晉晉林天灾
也雨汁天灾瓜瓠不成地灾國有大兵人灾擅天
文志瓜瓠四星主危東蛙生為敗水泉咸竭地灾
民多疾痛人灾也方氏曰氣霧皆旱氣所使雷乃
者聲感陽薄之也以雷雖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

雨汗以行秋令凝之氣未固也少極不成則以
東曉者含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同義
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蠻主為敵
與孟夏惟蟲為灾同義安者祥之對而以氣之乖
言敗者威之對而以事之逆言夏為陽始言其氣
冬為陰極言其事相與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齊
肅則虛陽毛之也

季冬之月

此謂十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今日小寒之日雁北

鄉曆五日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征鳥屬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澄日野雞始雊之第三日，至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日在癸女，春婁中，旦氐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亢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小寒日在癸女八度，春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丑冬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春昴二度中去日十八度。丑心並度中元嘉歷小寒日立斗三度，春奎十五度中，丑元九度中大寒日在

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氐十三度中唐月令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酒女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臚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於先腎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季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晉則大呂之

律應

鴈北鄉鶴始巢雉雊雞乳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雉雄鳴也許云雉之朝雉孔氏曰雁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鷺發乃北鄉鶴始巢此據晚者蓋早者謂鷺度穴云復之日鶴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說云立春節立春或立卯月也馬氏曰雁北鄉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雉未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烹乳也

天子居元堂右介秉元路駕鐵驪載元旛衣黑衣服

元玉食系與疏其黑闥以袞

元省右少卿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陰氣也。磔，捺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母為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不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謂四方之門皆捺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彊陰既盛，算歲已終，莫不去陰氣之凶邪，恐來歲為人害。其時日建丑，又土生乾。

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卑送寒氣也岐精
寒實未卑而注之卑者素缺其卑處方氏曰牛土
畜又以土畜之水用事之地欲勝水者必以土故
出是以送寒氣也迎者入送為去送寒氣故以出
言

征鳥屬疾

鄭氏曰殺氣者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
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孔氏曰六命有司辭也征
鳥即鶡鳩鷹隼之屬屬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也

故鷹隼之屬飛鳥棟庶嚴猛也

乃卑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
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勾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孔氏曰擇孟冬初未年於天宗謂
祭百神皆祭則歲清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
耳蓋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歲清是孟月祭其
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為宗大臣勾芒等為佐天
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方氏曰終物之時故

繖報之。自孟冬祈未羊於天宗，故營是及帝之大
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山川，以
一歲之祀事畢於終，故言乃畢也。虞天曰神，地曰
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
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
時魚潔美，孔氏曰：仲秋大嘗麻，季秋大嘗稻，皆不
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荐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

故重之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萬魚也魚者
雜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犧則皇必親往宜矣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立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
氏曰於是地寒非皆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
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方氏曰冰以陰凝而堅曰腹
堅則堅達於內非特外面而已

署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未耜具田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
逼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鋤鎮
之屬孔氏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
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勺者二尺有二寸
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鋤為之鋤今之
鋤類孟子云雖有鋤鎮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顧
氏曰古未用牛耕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
千緝耦月全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方氏
曰水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土也為陽事之始

以非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五穀之種稷黍粱稻蕷也。出者就園舍所藏廬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備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持終典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饗恩也。言饗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微算若時乃復無也。凡用事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事者王居明

堂禮曰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
乃命四監收秩薪紫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疇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
薪山者合束謂之柴薪施於零紫以給燎澄曰言
薪紫又言薪燥之即柴也方氏曰祿薪紫於歲終
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得麥終歲
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閏匝於故曆

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東民之心
全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之徭役之則
志散失業也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元枵從此
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故云月窮
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自今年月與日
會于地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元枵故云月窮于
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
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
星回于天者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

五十四度，未得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遁於
終故云數精幾終，備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
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立上者當專一農事之
母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
約，辭凡月會之內，不云乃命某百者，皆是礼家
總禁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鄭氏曰：飭國典，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

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于夏殷也。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者，經固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全者，隨時之政令，多而從宜者也。論褚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而其存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議於今，以稽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則武。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無每一不出於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謂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多而小者少禩獻也孔氏曰諸侯同正南面尊互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互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同異姓俱無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之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此所興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
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
同姓共之。故又命同姓供之也。芻是牛羊。豢是犬
豕。天地不用大畜。社稷太牢。有豕無犬。故沒其芻
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

此所興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孔氏曰。宰
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列次米

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
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直
其中省文爾澄曰此謂枚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
數之多少也庶民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悉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始澄曰上
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間
姓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於庶民此言凡

在則聽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同姓及卿大夫等
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
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
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殃四鄙入保行春
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困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早降介蟲為殃戌之氣殺之也九月
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

辟寒象也。胎天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旬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因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眾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早者以建亥月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蟲之性。辨於物歛藏之氣不厚。故反為殃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國。則其疾久而不瘳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

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
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
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歲陽錯之也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楷諸禮以為大法無而政令之作有僕時而行之者孟春備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鬼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桑合牛鳥孟夏無起土功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革仲秋勸種麦季秋休百工具衣來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

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亦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全行慶施惠養幼少省閭閻賜貧窮禮賄者行爵公祿選士屬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惡備法制養衰老恤孤寡舉阿黨易閔市來商旅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冕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萬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

日適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氣霧
寒燠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瘡疥癩之疾螟蝗五穀
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多傷
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
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
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顧氏臨曰月全當取其
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閏閼之事一歲之
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
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

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日常不敬哉
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
則應若彼誠有徇虛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熙林
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
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
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